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二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
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
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
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身必善善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身不誠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難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處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豈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
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

其旨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
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
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
文詞之陋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

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
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
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
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
相攻不止則賊滅倫傷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王刑者民之可命也任用可

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天子報德報勢之無

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良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上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吉也

此通下二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扣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扣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言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爻辰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

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

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也

通書後錄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做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三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

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鑿鑿乎會元之期
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便皎厲兮去道
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
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

繫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
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善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
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諸儒序跋

晦菴後序云通書者濂溪天子之所作也

夫子姓周氏名博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
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
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
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
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
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
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夫氏

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
精微決道義之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
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全編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
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是以程氏既沒而後世鮮焉其知之者不
過以為用意高妙而已真自筆成即幸得

其遺編而伏讀之初意茫然不知其所謂
而甚或不能以句解其義遠近平先生之
門然後始得讀其說之一一此年以來潛
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
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
見條理之愈密意之愈深而不我欺也
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
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
謹記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
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
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

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
天下之願而立與鳳歌荷蓑長往不來者伍
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
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
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甞
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
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神穆之
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

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
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
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
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
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
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
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
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

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
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忘伊尹
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
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
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
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
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諸書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
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
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惲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
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
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
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
阜迺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

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

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卽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于高後得于朱文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

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
政悉舉其要而又多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
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
謹題

太極圖通書後序

建安李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
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
它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

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
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
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
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
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
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
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
書後

祁寬居

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

之卒章不復疊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
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
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
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
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意雖若無害然要非
先生之舊亦有去其自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
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
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

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
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
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
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為一篇以便
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
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
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
淺陋可笑皆會法時舉子遺章緒餘與圖說

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
有能得其真者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
當極精要微言渾沉深奧可惜也熹又嘗讀朱
內翰震逢易說表請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
穆脩而來而吾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
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
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
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為非

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
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嘗未見
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
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
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
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
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

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
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
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南康本

前人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
舊本遺文九篇遺事一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
集次皆已校定可補遺文熹按先生之書近歲
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

沙建安校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
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
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
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
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
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
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
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

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神
以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
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
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昔未見潘翁
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
與始立乎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
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以陳忠齋
公所著其一繫彖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
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
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失非先生所為
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
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然諸
特不知其去湯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
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為書之

李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議
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
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
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草目而別以周
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
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
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
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

置圖為端而書之次序各章亦復其舊又即
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
其大者如蒲錫云屠茲剪弊如快刀健斧而
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錫但云毋未
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蠶其墓而
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錫又云慨然
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
云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
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
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 至於道
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

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

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

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
當作柔亦

如之師友一章
當為二章之類 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

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

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
濂溪漢張拭所跋先生

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蔡
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

寓之廬中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
為燕言嘗至其處溪之原自為上下保先生

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之
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
也今按江州濂溪之上亦有石塘橋見於
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

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

者如蒲弼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
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

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
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之語蒲弼又稱其

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
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穆之傳

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
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餘

類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
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入地萬物之理

鍾細幽明萬下精粗無所不貫
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

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

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

取舊藁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鐫板學

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亥夏五

月日

又延平本

前入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較此本不同者

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過條此本之誤

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云柔如之當作柔

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其十四條義可兩通

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云作復慎動

章云邪動一作化章順化作有善此

一有是學焉此下一曰有不善一無此曰不

善此下一樂章云優柔率中作乎輕生敗倫

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聞焉作問顏子章云獨何

心哉作心能化而齊齊一作濟過章一作刑

章云不止即過焉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

當以此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

誤多一誠章云誠斯立焉作立家人睽復无

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作心九

十有九條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
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巖陵
學官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大明語道者不
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
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
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
先生生平平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

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
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
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
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
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
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
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